

新大众文艺地图

用AI画笔续写黄胄风韵

——水墨短片《黄土坡》的动画新实验

现形式。现在,你的任何想法,甚至前一晚的梦境,第二天都有可能借助AI视觉化。”

为水墨注入数字生命

水墨动画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颗璀璨而短暂的流星。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就是其中的扛鼎之作。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8年出品的水墨动画电影短片《山水情》,更将东方哲学的意境凝于胶片,筑起一座美学高峰。中国动画人将齐白石的花鸟、李可染的山水、吴山明与卓鹤君的人物,逐帧融入光影之中。这是技术的攻坚,也是一场关于气韵的传承。

由于要分层渲染着色,水墨动画短片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一部短片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是惊人的,一分钟高质量的动画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逐帧绘制与调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对水墨片投入巨大,制作班底也是异常雄厚,除了特伟、钱家骏这样的老一辈动画大师,就连国画名家李可染、程十发也曾参与艺术指导。如今,在AI的帮助下,水墨动画的创作过程已被大幅缩短,难度也相应降低。

目前,AI正为水墨电影注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算法为笔,通过墨色晕染皴擦,传统山水在分秒间被重新唤醒、赋形。

近年来,业内对AI与水墨电影传承的关注持续升温,相关座谈会、分享会接连举办,AI水墨创作工坊、中国水墨动画研究中心等平台也相继涌现。

“这不仅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对‘如何在当代动画艺术中找回中国绘画之魂’这一时代命题的主动回应。”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浙江工业大学数字媒体艺术系教师张一品认为,AI大模型的真实潜力,在于构建一种可自主演化、持续创作的“水墨数字艺术生命”,使水墨不再是静态的风格贴图,而成为拥有生长逻辑的有机体。

郑旭相信,优秀的中国影视人,将在AI的帮助下,生产出越来越多像《哪吒》《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一样的经典动画影片。



运用了AI技术的水墨短片《黄土坡》。



郑旭(右二)与团队成员讨论。

中解放出来,让精力重新回到表达本身。”AI的使用,让“曾经依赖于庞大的物理和人力成本”的内容,变得更依赖创作者的判断与审美。

不过,用AI创作也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不一致”。一开始,这让团队成员很头疼:“场景和人物越多,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人物、场景、服饰在镜头切换间莫名改变;上一秒驴背上的玉米,在下一秒悄然消失……“没有捷径,只能反复调试。”郑旭说。直到2025年年中,相关AI的升级版本出现,角色与场景的连贯性才得到显著改善。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AI系统里中国水墨元素的数据库还不够大。尤其是黄胄的毛驴,在浩瀚的图库中,数量占比并不大。“最终呈现的驴和黄胄的画作相比,形态还是有差异的。”郑旭坦言有些遗憾,也表示这是技术演进中的必然过程。类似的局限也体现在音乐制作上。当团队想用唢呐烘托乡土气息时,发现AI的音乐库里满是西洋乐器。后来,那份独特的东方声响,是团队邀请专业的作曲和演奏艺术家完成的。

郑旭认为,AI技术的兴起,给中小型公司带来“生机”。创作不再完全受制于物理资源与人力规模,而更侧重于创作者的认知水平与审美能力。“以前,天马行空的创意常常受限于制作手法和表

影节上获奖,让郑旭有了底气。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喜讯,并写道:“这不仅是对作品的认可,也是对AIGC进入主流电影评价体系的一次有力回应。”

未来要拼认知和审美

在传统的影视公司里,工作思路的确定往往始于一场会议。导演、编剧、摄影师围坐在一起,讨论创意、分配任务,最后由导演拍板定案。如今,随着AI进入创作流程,这样的协作模式正在发生

转变。“你的核心定位是什么?”“想传达怎样的美学方向?”这些AI问的问题,让郑旭觉得它“更像一位不断追问、激发思考的创作伙伴,且永不疲倦。”在这种互动中,他反复厘清自己的创作逻辑。

郑婷尹是一位温州籍编剧,也是《黄土坡》的主创编剧之一。科班出身的她曾在传统影视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当时感觉“创作节奏相对固定,分工明确,依赖大量的人力、时间和成本”。加入郑旭的团队后,她感受到明显的节奏变化:“AI把我从大量重复性、消耗性的工作

国画大师黄胄笔下的毛驴灵动活泼、憨态可掬,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一样,成为国人的美学记忆。如今,AI技术让黄胄的毛驴在水墨短片中“活”了起来。

■ 本报记者 王伊然

在苍凉辽阔的唢呐声中,一大一小两头毛驴行走在黄土沟壑之间,不时停下亲昵地碰碰鼻子。特写镜头里,毛茸茸的耳朵细腻逼真,深邃的黑眼睛格外可爱。

这动人的一幕,来自AI水墨动画短片《黄土坡》。2025年12月,该片在第四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中脱颖而出,荣获“最佳动画短片奖”。要知道,在所有入围动画短片作品中,它是唯一一部主要由AI制作的片子。不久前,导演团队收到一个好消息:《黄土坡》正式拿到公映许可证,俗称“龙标”。这意味着该短片距离和更多观众见面又近了一步。

该片的执行导演、温州人郑旭深切感受到,AI技术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真正的创作远非“一键生成”那般简单,当AI浪潮重塑影视行业的生产方式时,人的创意与审美将更显珍贵。

用AI来指挥AI

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毛驴。国画大师黄胄笔下的毛驴灵动活泼、憨态可掬,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美学记忆。

《黄土坡》以黄胄笔下的毛驴为灵感,用传统水墨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简单但动人的故事。片中,驴妈妈和驴宝宝驮着沉重的货物,在黄土坡上行。四季更迭,时光在它们的蹄间悄然流转,驴妈妈由壮年走向衰老,驴宝宝则逐渐变得强壮,挑起生活的重担。

郑旭是该片的执行导演,也是温州市艺高影视公司的创始人。随着AI技术的兴起,他尝试将AI用于动画短片制作,在不少AI影视比赛中崭露头角。

2025年,恰逢黄胄诞辰100周年。北京电影学院原副校长、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在获得黄胄

家属正式授权后,提出以AI创作一部致敬黄胄作品的设想,并邀请郑旭团队共同创作。

该片的AI动画制作部分,由郑旭的团队全程负责。为了最大程度还原黄胄笔下的毛驴形象,呈现东方美学,短片采取水墨动画这一形式。

片中的场景设计与水墨风格精妙相融。比如,冬季的茫茫白雪正好符合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意境,大量的白雪构成了画面中的“白”。而夏天,黄土坡地表干裂的质感,与皴擦的笔墨不谋而合。

黄土坡,对于郑旭这样的温州人来说,遥远又陌生。他既没有学过水墨画,也没有在黄土坡生活的体验。但是,AI的应用让看似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

“提示词:水墨写意风格、仿黄胄画风,一头灰棕色幼年小毛驴……”郑旭的电脑里,仍然保存着与AI沟通时的提示词和生成的对应图片。

借助“即梦”等AI工具,只需输入提示词指令,瞬间便能涌出数张图像。“我可以让它一次生成四张图,我在其中挑选。”郑旭坦言,这在过去难以想象,“你若让分镜师一次性画出这么多备选方案,自己都会觉得过意不去。”生成视频也是同样的道理。

《黄土坡》用的是“全流程多模态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通俗来讲,就是在工作流程中使用多个AI软件配合操作。除了剪辑和配乐,整部短片从剧本的打磨,到分镜头创作、单帧动画生成,都离不开AI的帮助。

与AI沟通,最重要的是指令。要用精准的语言,去引导AI生成心中的画面。“导演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与提示词的对话。我们一般是先和大语言模型沟通,再将打磨好的提示词交给视频生成软件。”郑旭说,简单来说,就是用AI来指挥AI。

对于AI动画短片能否被主流影视行业接受,他一直心有疑虑。

《黄土坡》在本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



《黄土坡》AI画面。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水晶雕刻师,守的不仅仅是手艺——翁祝红:30年磨一“晶”



■ 本报记者 严粒粒

在大自然神奇的造物中,水晶美得独特。《山海经》中将水晶形容为似水之玉,与异兽同出没;西方神话中,它又是海神冠冕上的点缀,承载着人们对美好与神秘的向往……

近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晶莹剔透·翁祝红水晶艺术展”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大大小小100多件作品,展示着水晶从质朴原石到精美雕件的“一生”。

这场“晶彩”盛宴,浓缩了翁祝红专注水晶雕刻的30余年,承载着当代手艺人爱美,对文化传承的认知与创新。就像翁祝红对展览名字的诠释:“晶莹剔透,是材料通透纯净的本质;澄明,是材料作用于人的这种澄澈之心。”

下,历经数百万年乃至上亿年的漫长时光,最终结晶成晶。

翁祝红喜爱水晶,正因为它天生清澈澄明。

20世纪90年代初,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入行的翁祝红主要雕刻和田玉与翡翠。当时,翡翠行业流行赌石,“一刀穷,一刀富”。翡翠原石外会包裹一层致密外壳,除非物理性地破坏它,否则无法辨认内部质地。

“但是水晶不一样,出土的原石基本是透明或半透明,一眼就能看到底。”翁祝红知道,手艺人吃饭的家伙是手上的活,是用时间磨出的本事,攒出的底气,要不得半点浮躁。

1995年起,他转而从水晶雕刻。2005年,32岁的他雕刻的《千手观音》一举拿下有着中国玉雕界“奥斯卡”之称的“天工奖”。第二年,他就获得了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设立的玉雕行业最高职业称号——“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现称“玉石雕刻大师”)。此后,他的作品屡次获得国家级工艺美术奖项。

“白色水晶是最常见的,也是中国传统认知中的水晶形态,在古代被称为‘千年冰’或是‘水玉’。”翁祝红引记者仔细观察揭开展览序幕的一块名叫“喜马拉雅”的白水晶。它来自喜马拉雅山脉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线区域,历经板块挤压、熔岩炙烤与冰雪淬炼,比其他产区的白水晶二氧化硅纯度更高,更加冰似雪,内部还“生长”出了如冰絮、雪花一样的纹理。

参观者凝视着它,感叹着大自然造就的鬼斧神工,展厅响起此起彼伏的“哇”声一片。在翁祝红看来,这就是人们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赞叹,胜过千言万语。



翁祝红讲解水晶艺术。



翁祝红的水晶雕刻作品《垂天之云》。

瑕也可以成瑜

水晶矿脉多藏于深山与地下深处。在技术有限的古代,水晶的开采与雕刻费时、费力。因此,与竹木雕刻有实用属性、陶瓷具有日用功能不同,水晶雕刻自其诞生起就以观赏为核心功能。“观赏之物并非无用,而是有着大用。”翁祝红在石窟和工作室中潜心琢磨造像的神韵,也常从现实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课题”。

从2025年初起,打着“精神疗愈”旗号,却没有足够科学依据的“水晶能量说”突然爆发全网。翁祝红在“世界水晶之都”江苏东海县的水晶市场亲历了一种“奇观”:几平方米的店里站满了直播卖货的年轻人,他们全都在卖水晶手串。

“为了迎合市场,很多原料进来以后,首先是以珠子计价。后来,原料跟不上了,就把已经做好但还没卖出去的雕件也做成

珠子。太疯狂了!”针对这种不健康的行业现象,翁祝红特意创作了一件作品,希望引起从业者的反思。

这件名为《重生与摧残》的艺术装置放在展厅显眼的位置。巨大的玻璃柜里,大大小小的水晶珠、水晶镯、未尽雕琢的水晶原石和雕刻完好的水晶造像随意地散落着。它们都是来自一整块兔毛晶。

玻璃柜上方的一行注解:当万物被标准化拆解时,是唤醒灵魂还是戴上枷锁?

《说文解字》中解释:“玉,石之美者。”翁祝红认为:“美的标准和价值不应被固有的观念所束缚和定义,玉石价值不应该按照世俗眼光分为三六九等。”他也将这种理念注入了创作之中。按照传统,水晶雕件通常以清透为佳。而在翁祝红的“因材施艺”下,瑕也可以成瑜。

一块白水晶内部天然形成的锈色杂质,形态与颜色像极了一面遭受枪林弹雨却仍迎风飘扬的红旗。晶体表面以浮

雕刻画出红军长征的壮丽场景,作品取名《旗帜》。

一件名为《茶壶》的作品以茶具为料,器型被打造成了紫砂石瓢。其内部金色的“发丝”在澄澈的壶身中摇曳,宛如温润的茶香浮动。

……

“如今,大家对好工作、好单位、好人生的评价标准太过单一。”翁祝红尤其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来看水晶展,“水晶可以‘因材施教’,人也可以。”这一刻,美丽的水晶被注入思考,折射出了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做文化的叙事者

在广义上,水晶是玉石的一种。作为中国传统玉石雕刻技艺的重要分支,水晶雕刻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并在明清时期形成南北两大流派。北方流派以宗教造像为主,南方的海派着重融

合文人审美。

水晶的莫氏硬度为7。这意味着它和钢铁一样硬、玻璃一样脆,极难雕刻,稍不注意就会崩坏,致使前功尽弃。工艺复杂的雕件融合阴雕、阳雕、浮雕、圆雕、镂空等各种技法,不断挑战技法与材料的极限。

但比起聊手艺,翁祝红更想探讨的是水晶雕刻的传承与创新。“技术当然是立足之本。但如果今天还是局限在技巧和流派的讨论上,未免太过狭隘。水晶雕刻不仅是技术,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翁祝红时常留意各大博物馆里的水晶文物,欣赏雕刻师的巧夺天工,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

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宫旧藏水晶镂空雕三螭花果瓶,瓶身镂空雕刻灵芝纹、佛手纹、石榴纹和花叶纹。瓶两侧还雕有灵芝形、石榴形小杯。这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语言。

而今,考虑到水晶的价格相对亲民,也更受年轻人喜爱,翁祝红不断研发年轻态的文创产品,以求让水晶雕刻带着文化的内涵,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为了让自己雕刻的造像更具文化内涵,翁祝红在浙江大学报了研修班,深入研究石窟艺术;为了让创作激发人与情感的共鸣,他阅读时不限主题,音乐、美术、哲学均有涉猎。他不断自我提醒:走出自己,走向社会,时刻与时代同行。

翁祝红的工作室在良渚,这片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有悠久而厚重的玉文明。如今,他正在为建立良渚玉雕研究院而努力,希望用玉石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手艺人要守的不仅仅是手艺。我们要做文化的叙事者、传承人!”

从水晶出发,翁祝红正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翁祝红水晶雕刻作品《茶壶》。